

阅读那棵古槐

■陈先义

记忆 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在我们报社大院的中央有一棵古槐。古槐之古,是说它已有数百年历史了。这棵古槐,已被北京市相关部门授予“文物级古树”编号牌。古槐将“号牌”披挂在胸,如同一个耄耋老人,向人们诉说着数百年来的骄傲与豪迈。

这棵傲然屹立的古槐,据说是建元大都时所植。不难想象,这棵古槐曾看过蒙古骑兵入主古都的铁骑雄师,见过大明王朝的兴衰变换,经历过康乾盛世的热闹与繁荣,目睹过八国联军的暴虐和残酷,更见过日本强盗占据北平后的粗野和凶狠。同时,这棵古槐也感受了新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后,一个民族的骄傲与豪迈。

30年前,由于雨浸虫蛀,古槐的一侧形成一个树洞。日积月累,树洞渐渐延展,古槐便日益衰微;树叶稀疏、叶片枯黄,有的枝杈甚至没有了绿叶。那时人们担心,古槐怕已到了生命尽头。一天,顽皮的孩子为了寻找掉进树洞的玩具,嬉闹间竟点燃了树洞里的枯叶腐草。刚开始树洞持续冒出浓烟,后来浓烟变成了火苗。顷刻间,火苗高蹿,眼看古槐将遭灭顶之灾。报社管理人员闻讯,将燃起的大火扑灭。

此事过后,大家议论:这棵古槐,从此怕是只剩下枯木朽株了。然而,奇迹发生了。第二年春天,这棵老树竟怒放新芽,再次焕发蓬勃的生机。内行人说,那场火烧掉了病蚀的朽木,古槐完成了一次生命“涅槃”。改革开放这几十年,古槐以更加蓬勃向上的活力,成为大院里一道具有历史韵味的风景区。为了保护古槐,大院的管理部门用水泥堵上了树洞,在古槐周围围上了铁栏,在树下置以石桌石凳。一到夏天,古槐遮天蔽日,这里便成为人们纳凉、下棋、聊天的好去处。多少年来,编辑部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,唯有这棵古槐昂然屹立于大院的中心。

给这棵古槐以文物保护价值的并不完全是这棵古槐的树龄,它还有一个更加特殊的身份。20世纪90年代,编著《北京地理》的史学专家经过对正史野史的严密

分析考证得出新的结论:这棵古槐不仅树龄古老,而且有更重要的文物价值。当年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前,曾在此扎营拴过战马,并在这儿颁布过极为重要的军令。但也有人提出北京作为古都,有编号的千年古树比比皆是,一个失败的起义军领袖拴过战马的古槐,难道还有什么值得纪念的意义吗?是的,古槐的文物价值和历史意义恰恰就在于此。李自成的失败,在中国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中,不仅值得铭记而且极具教育意义。这段历史,曾经一次次进入过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会议,曾经成为共产党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,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镜子和警钟。

李自成何以由人生的巅峰骤跌灭亡?史书已经多有考证,尽管说法各异,但有一点是相同的,那就是李自成这个被百姓称为“打开大门迎闯王,闯王来了不纳粮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,在称“皇”后迅速忘掉了“初心”。李自成由胜利而失败的教训已经写入历史。可三百多年间,有多少人已经把这惨痛的历史教训淡忘,有人甚至重蹈覆辙。但有一个人和政党对李自成的这段历史始终铭记在心,这个人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,这个政党就是毛泽东参与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。

从延安时代开始,毛泽东就把李自成由胜而骄而败的历史当作警钟,不断提醒着全党和全军。他甚至一次又一次向他的队伍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:我们不当李自成。

这是2018年夏天。我站在这棵古槐下,距李自成拴马的年月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。我仰望那苍劲有力的树干枝杈,凝思良久,历史的影像在不断闪回。此时,一个如洪钟般的声音,清晰地在我耳边回响:“我们不当李自成,我们不当李自成。”这个声音从遥远的延安,从那个著名的黄土高坡的窑洞里传来,时间是1944年3月,正是李自成进京三百年的甲申祭日。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,毛泽东在细心阅读描述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《永昌演义》。他特别关注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,更关注的是李自成由胜利转为失败的历史教训。就在这一天,《新华日报》发表了郭沫若《甲申三百年祭》的文章,记述了李自成因腐败和骄傲最终导致失败的过程。毛泽东读后心潮起伏,

夜不能寐。他随即指示《解放日报》立即转载,并且印成单行本发往全国各个解放区。几天后,毛泽东又在中央作关于《学习和时局》的报告,他说:“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,就是要叫同志们引以为戒,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。”同年11月21日,毛泽东复信郭沫若,称“你的甲申三百年祭,我们是当作整风文件看待的。小胜即骄傲,大胜更骄傲,一次又一次吃亏,如何避免此种毛病,实在值得注意。”

这是毛泽东在全党范围第一次谈李自成的教训。此时,中国革命的胜利,按照毛泽东的话说,它不过是“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”。革命胜利还有遥远的路要走,但是,胜利虽远,他对胜利的担忧却萦绕在胸。此时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李自成的历史教训,已经严肃地摆在了全党全军面前。如果不能从李自成的失败中吸取教训,那么我们会重犯李自成的错误。

1949年3月,毛泽东再次说到李自成。这一天,他率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。此时,抗战已经胜利,全国解放在即,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。临行前,毛泽东沉思良久,严肃而深沉地对周恩来和身边的干部说:“我们进北平,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,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。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,是要继续革命,建设社会主义,直到实现共产主义。”“今天是进京的日子,进京‘赶考’去。”周恩来回答:“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,不要退回来。”毛泽东无比坚定地说:“退回来就失败了。我们决不当李自成,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。”这段对话迅速传遍了太行山,传遍东北战场,传遍全国,传遍全党全军。历史上,这段对话成为著名的“赶考对”。

仅仅一年后,毛泽东再次讲到李自成。那是1950年2月,毛泽东访问苏联归来,在东北做短暂停留。在哈尔滨吃饭时,毛泽东发现饭菜十分丰盛,大为不悦,当即提出批评。等到了沈阳,发现沈阳的饭菜比在哈尔滨时还丰盛,毛泽东更为不悦。可两次都因有国际友人胡志明在场,毛泽东没有罢宴。不过沈阳的晚餐他只是草草吃了几口,便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懑。他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严肃指出:“我们是人民的公仆,是为人民服务的,如果你们一层一

层仿效下去,这么吃起来,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?”他说:“我是不学李自成的,你们要学刘宗敏,我劝你们不要学。二中全会刚开完,就忘了。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。”这是毛泽东几乎带有生气和愤怒的口吻再次讲到李自成。

往事并非如烟。当年“李闯王”仅仅40天由胜转败的历史,让毛泽东一次次告诫全党不做李自成、不做刘宗敏的铿锵之音,言犹在耳。2013年,习主席作为执政党领袖,在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特别强调,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”的深刻警示,牢记“两个务必”,牢记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的古训,着力解决好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的历史性课题,增强党要管党、从从严治党的自觉,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,增强党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能力。这是新一代党的领导核心对革命历史的传承。

就在这棵古槐下,从新中国成立以来,我们看见过不少共产党的开国将领,他们在此为国家为军队执掌重任。他们牢记毛泽东的嘱托,牢记不做李自成,全心全意为人民,做人民公仆的谆谆告诫。他们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。比如开国旦王树声和一大批从战争年代走来的前辈,都留下过感人的故事。他们曾在这座大院为党工作,也都曾在这棵古槐下漫步。在炮火硝烟的战争年代,他们是冲锋陷阵的英雄;在和平年代,他们同样是经得起考验、能打胜仗的战士。当然,这其中也有成为人民军队耻辱的人。

古槐映照得这片土地就像一个舞台,每一个与古槐相关的人都会给这座大院留下诸多故事。而这舞台又同样像一个“赶考”的考场,每一个来这里工作的人都是一次“赶考”,能不能考试合格全在自己。在这个舞台边,最忠实的观众便是这棵古槐。看尽数百年人世沧桑,看尽世态万象。面对这样一个老资格的“观众”,我们都将接受它挑剔的检阅。

谈一谈古槐吧,朋友。古槐如长鸣的警钟,时时提醒我们做人的规矩,时时提醒我们不忘历史。不忘历史,才能拥有未来。古槐如同一面镜子,照见的是世道人心,每一个人该铭记“以史为镜”的古训。

人在军旅 心灵流淌的真情情感

从军32年,有过许多次告别,从没有哪次这般艰难。这身穿了32年的军装,随着部队的整体转隶、脱下,进入倒计时。改革,总要有取舍。坚决紧跟组织,听令而行,小我情感必须服从国家利益。深知军旅终点也是新的起点,深知告别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。但回望来时路,依然感念万端。

有人说,军装是军人的皮肤。脱下,就像扒层皮。真脱下,扒扒皮还痛。扒皮,痛的是身;脱下,身心俱痛。人生有许多梦想,也有很多条梦想成真的路,但我执着认定了这条从军路。32年前那个初冬的凌晨,体重只有43公斤的我背着和体重差不多的行囊,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,乘着新兵专列奔向西西南,开启了我的军旅人生。

好好干,成为部队需要的人。留下来,是我的终极目标。

兵之初,半夜就把扫把拿过来放在枕边,怕天亮打扫卫生时抢不到。每次去锅炉房打水都是手提四只暖壶身体晃晃悠悠不堪重负。匍匐前进磨烂了衣服,磨破了胳膊,拼命挺住不喊疼、不叫苦。一遍遍伪装姿子弹伏向雪中,湿透棉裤刺骨凉,恰逢生理期也咬牙挺住。5公里越野、长途拉练、紧急集合,山谷里的狂奔、酷暑下的拔军姿、风雨中的训练,一次次堪称身体极限的挑战,从不畏缩,因为梦想支撑。

为了军旅梦,文科生的我“啃”起理化课本,艰难又满怀期待为我的军校梦拼搏奋斗;为了军旅梦,我曾中断复旦作家班的学业;为了军旅梦,我放弃了地方单位及全国发行量最大报刊抛来的橄榄枝。32年时光,一万多个日夜,几乎占据了我不大半人生。从远远地偏的深山军营到人才济济的军官摇篮,从解放军到武警部队,从基层到机关,从边检站到报社,跋涉的路上风雨迢迢,步履匆匆。累过苦过沮丧过,但没有后悔过退缩过。军营成就了我,我愿意以百倍的忠诚和丰硕回报,为它赴汤蹈火。32年来,一直用手中的笔抒发对部队的热爱,书写我的感动。32年来,200多万字的作品和6本专著印证着我的勤奋与努力。32年来,年龄数字在变,但初心未变,拼劲未变,梦想未变。愿意一走就是一辈子;愿意一待就是一生,因为这是我迷恋的军旅人生。

有人说生命的每种色彩都值得重温,而我的青春只是单一的绿。身着橄榄绿,我踏上冰封哨所、走过戈壁荒滩,我用眼观察、用脚丈量、用脑思考、用笔

向您敬礼

■聂虹影

书写、用心感动……这份只有经历过才能懂得的情感,是我宝贵的生命财富,生活因为这样的储备而日益丰厚。

最幸运的是当兵第28个年头,我调入中国边防警察报社,工作和爱好高度重合。此后4年多时光,我的生活和工作与报纸和杂志紧密相连,工作的节奏更快了。案上、灯下,黑夜磨成浓墨,灯光聚成路标。在履行新闻宣传的使命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光荣,也在投身党和军队新闻事业中谱写了生命的华章。

军人因使命而光荣,生命因事业而精彩。那一个个充满温度的故事,那一行行带着感情的文字,那一块块图文并茂的版面,既是部队建设发展的缩影,也是报业人无怨无悔辛勤付出的见证。几多光荣与梦想,几多奋斗与追求,在这片舆论阵地上,编者和作者默默耕耘、孜孜以求,记录时代、见证历史,奉献军营,丰富人生。岁月,就在这张报纸上、篇章文章中,无声无息地缓缓走过。

“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”。生命走过这一程,即将成为一种回忆,也必将定格成为一种永恒。它是心头无法刷新的记忆,是永远的回望和怀想。岁月留下痕迹,事业蕴含真情。感恩这一程的军旅人生,它是我们人生历程中永远的骄傲。

再见,我的军旅。
向您敬礼,永不礼葬!

巴丹吉林的雕像

■赵广砚

怀念 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这是一个听来的故事:20世纪50年代,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上将率领部队开赴戈壁大漠,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试验场创建任务。为修建从酒泉市清水镇通往基地发射场的铁路专线线,他委派一名参谋和5名士兵进行勘探,周期是10天。10天过去了,他们没有回。又过了10天,他们还没有回。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着所有官兵的内心。他们失踪了。单位停下紧锣密鼓的建设工作,除了战备值班,所有人都参加了这场大规模的搜寻任务。经过一天的寻找,终于在离勘探点不足两公里的一处沙丘找到了他们。这6名官兵的双脚紧紧地挨在一起,身子则围成了一个圆形。风沙掩埋了他们的面部,他们的皮肤都已失去弹性,风干成了一个雕像。

没有人知道,他们在临死前进行过怎样的挣扎,又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了人世。找到遗体后,人们把英雄就地掩埋,又找来一些石块,为他们垒就了一座坟冢。

听完这个故事后,我迫不及待地想去拜祭他们。很多次,我都会在梦里遇见他们,与他们畅谈理想、故乡甚至爱情和人生。可醒后,他们的样子又迅速地从我脑海消失。直到某天我去了沙漠深处,带着好烟好酒,找寻他们骨骸遗落的地方。穿越戈壁滩,再穿越铁路线,汽车滞留在沙丘无法继续前行。我下车,向着他们冥冥之中指引我的地方跋涉。虽然已是春天,但是大漠依旧寒冷,戈壁滩还残留着一小片一小片没有融化的雪。踏着白雪和黄沙,我小心翼翼地走过每一寸土地,生怕某一步迈得太大而错过与战友相见的机会。

寒风轻拂脸颊,四周空寂无声,听着自己的脚步和远处的汽笛声,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一下罩住了我。我在心里暗

暗发誓,无论怎样都要找到他们。然而寻找并不顺利,戈壁滩上除了芨芨草和骆驼刺枯萎的枝干,一无所有。茫茫沙海,有好几处远看像座坟冢,走近了才发觉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沙包。几个小时过去了,我的鞋里灌满沙子,脸冻得生疼,却依然没有找到他们的墓碑。我望了望天空,正好一块乌云遮住了太阳,我想这一趟拜祭之行怕是没希望了。同行的战友安慰我:“你已经尽力了。”汽车调头了,我却始终盯着身后。我一再嘱咐司机开慢点,再开慢点。

我打开车窗张望,风沙迷了我的眼睛。突然,我看到一位骑三轮摩托给值勤点送物品的师傅。我让司机把车停下来,急忙跑去拦住师傅。我问他附近有没有墓,就是好几个人埋在一起的那个?师傅说:“不知道。”我绝望透顶。就在这时,师傅大喊着向我招手说:“想起来了,有!有!以前是有个坟头儿,去年迁走了。听说是迁到航天城那个烈士陵园了。”

我们急忙驱车,赶往百公里外的航天城。在小城东北角,松柏与红柳掩映处,国防部原部长张爱萍上将题写的“东风革命烈士陵园”,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。这里埋葬着开国元勋、航天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领导者聂荣臻元帅的骨灰,还有300多人曾在戈壁滩战斗过的英烈。那排排整齐划一的墓碑,任狂风吹袭、岁月流逝,依然阵容严整,仿佛就要临战。

在陵园东南角的最后一排,我找到了那6名烈士的墓碑。也许是刚下过雨的缘故,墓碑周围的土看着很新。墓碑正面写着“无名烈士墓”,后面写着他们牺牲的经过和迁葬过程。他们牺牲时最大的不到30岁,最小的才16岁。我把专程带来的中华烟拆开,点着,一一敬献给他们。两瓶泸州老窖也全敬献给了他们。站在墓前,作为一个与他们穿着同样军装、有着同样使命的军人,我给每位烈士都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我用衣角轻轻擦拭墓碑,蹲下来仔细端详上面的

汉字。那碑上的字仿佛是一粒粒闪光的金子,刺得我双眼生疼。就在那一瞬间,我结识了这些曾经鲜活的生命。我们与从未谋面,却又如此熟悉。

好长一段时间,当我手扶石碑默默仰望着那轮硕大无比的太阳,在一碧如洗的空中缓缓移动,它纯粹的光芒注入我的额头,它热烈的温度在冲洗着我的灵魂。它不知道,一个时刻梦想着战斗的士兵,对真正的英雄有着怎样的钦慕和追寻!

不久前,我奉命前往新疆执行任务。路过马兰基地的时候,我拜谒了那里的烈士陵园。在烈士纪念碑的后面有一排排墓碑,很多碑上都没有名字,只写着“由于历史原因,逝去之人的资料已无从考究”。我数了数,一共是78位无名烈士。我郑重地走到每位烈士的墓碑前,给他们挨个敬了一个军礼!每挪动一步,我的心都会疼一下;每抬起一次手臂,我都要在帽檐处停顿好久。礼毕,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站在烈士墓碑前号啕大哭。若干年前,他们也许和我一样,在某个孤寂寒冷的早晨,怀着一腔热血踏上了西去征途。不一样的是,他们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去,而是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交给了巴丹吉林沙漠,连名字也都没有留下。说是无名,可他们哪个没有名字?烈士们把无名当作本名,默默守望着戈壁深处的军营和军营上空那片蓝。

落日如血,大地坚硬。那么多时光随风消逝,一个又一个从工作台下倒下来的人,也住进了大漠深处的墓园。在永不消沉的地球表面,聆听着时代急骤的蹄声与岁月变迁的回响。至此,我的内心由纯粹的怀念开始变得复杂,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刀切割着我的内心。有谁会记得: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怎样研制成功的,我国第一颗氢弹是怎样艰苦条件下成功引爆的,我国第一架无人驾驶飞机又是怎样腾空而起的……

此刻,我多想大喊一声:“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,你们的功绩永世长存!”



雪花为什么洁白

■韩光

短篇小说 想象,为生活插上翅膀

红色接班人要练好本领,一心为公。这话曾经常被薛化的爷爷挂在嘴边,薛化是个老党员,薛化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。

刚迈入军营,薛化就显得与众不同。他爱管闲事,比如平常唠嗑,有的战友说,他当兵就为练就一副好身板;有的说,他就想学门技术回去有个谋生手段……这话在他听来颇不顺耳,难免就想“理论理论”。尽管都是他占了上风,可又总觉得缺点啥,他就向连队提交了一份建议书。没想到,新兵连竟采纳了他的想法,还组织了一场“当兵为了啥”大讨论。这以后,个别战友对薛化都加着小心,生怕被他抓住什么话柄“捅”到连里去。

薛化爱管闲事的毛病,被战友慢慢接受了,但在选晋一期士官时还是带来了麻烦。论工作,薛化真是没啥说的,就

是那张嘴整个像一颗“炸弹”,把选票明显“炸”短一截。连里正左右为难,团政委到连里了解士官选晋情况,给薛化这样的好兵一锤定音。

竞选班长时,薛化本来是“板上钉钉”的人选,没想到后来却“泡汤”了。据说问题还是出在嘴上。原来,自从连队下发组织尖子比武通知,连里把枪都用在了“磨”尖子上,其他战士就“放羊”了。打仗靠的是整体实力,不是只靠几个尖子。薛化给连里提意见。连长说:“连队要想出成绩,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尖子身上能行吗?”薛化见连里没把建议当回事,就向团里反映,团里也没给出什么答复,薛化就狠下心向师里反映。师党委很重视,把“尖子比武”改为“建制连比武”,并称赞薛化是个“一心想打仗的好兵”。连里投票选班长时,不少战友认为薛化嘴太碎,管得太宽。结果,他的得票数没有过半。

又一年团队缩编,连里一部分战士要到新组建的连队去,薛化名列其中。薛化临走时,一个要好的战友给他打“预防针”:“到新单位可得管住嘴,别再吃眼前

走陕北(铅笔·水彩画)

罗雪村作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4423期

亏了!”薛化却不领情地说:“咱走得正行得端,怕啥?”“你别嘴硬了,都被连里给踢出去了。”薛化撇撇嘴:“革命军人一块砖,东西南北任浇灌。我哪里被踢出去了?我是因工作需要被分出去的。”薛化真够“顽固不化”的。到新单位后,只要他看不惯的事照说不误。连队战士是从不同单位来的,刚来时像一盘散沙。民主生活会上,薛化第一个发言:“团结就是水泥,不团结就是稀泥,而稀泥是糊不上墙的。连队刚组建,我们就是连队开创未来的先锋,干好了就会在连史上留下闪光的一笔……”经他这顿鼓动,战友们的激情都被点燃了。

时光如梭,转眼薛化到了最后服役期限。有人劝他:“年底就该退伍了,差不多就行了,别再傻干了。”他却一脸紧绷地说:“再不奉献,就没机会了!”

在欢送老兵退伍军人大会上,指导员颤声地说道:“薛化同志以连队为家,是个好战士;他境界高尚,是名好党员……”

薛化告别军营时,天空正飘着雪花。不知是巧合,还是老天爷有意为之,他是在雪花飞舞中来到军营的。现在,他又在雪花纷飞中告别了军营。只不过,薛化迈入军营时,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是浅浅的,还显得很稚嫩。在他离开时,那脚印却是深而有力。战友们久久地望着薛化离去的背影,直到分不清哪个是雪花,哪个是他。